



中國傳統節日閒談——臘八

文・物理所 85 級 林俊光

中國傳統中的「臘八節」，是起自於一項古老的盛大暮冬祭典。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，臘八的節俗漸漸地轉移到了其它日子，使得現代人幾乎都不過臘八節了。

蜡祭與臘

關於臘八節的由來，可以追溯到上古的「蜡祭」，「蜡」是上古時代的農民對「八神」的祭拜之儀。在《禮記·郊特牲》提到了「蜡」：

天子大蜡八，伊耆氏始爲蜡。蜡也者，索也，歲十二月，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。蜡之祭也，主先嗇而祭司嗇也。祭百種，以報嗇也。……既蜡而收，民息已。故既蜡，君子不興功。

文中的「伊耆氏」是上古天子的名號，也有人認為專指五帝中的「帝堯」。在東漢鄭玄的注疏中，認為天子所祭拜的八神各爲：先嗇、司嗇、農、郵表啜、貓虎、坊、水庸和昆蟲；前兩位神祇的地位最爲重要，「先嗇」是遠古的「炎帝神農氏」，而「司嗇」則爲周人始祖「后稷」。

按照古制，在周朝的正月，也就是後來的農曆十二月裡，天子要率領群臣，莊重肅穆地祭拜這「農業八神」。冬十二月的這場「蜡祭」，象徵忙了一整年的農時結束，此後便要讓農民好好地休養生息，君王不該再興功造事。在以農立國的古代中國，這是一種相當合情合理的安排。

由於「蜡」、「臘」的上古音相近，於是「蜡」也常寫作「臘」。在東漢成書的《四民月令》中，就談到十二月的行事爲：「十二月，薦稻、雁。前期五日，殺豬，三日，殺羊。前期二日，齊、饌、掃、滌，遂臘先祖五祀。……休農息役，患必下洽。」傳統的解經者會再作出細微的分類，認爲「蜡」是祭農神、「臘」則是拜祖先。但在實際上，只要在「蜡／臘」這一祭典之後，就代表農民一年工作的結束，並不嚴格區分兩者之間的差別。



而在《廣雅·祭部》中提到該祭儀在各個時代的名稱：

夏曰「嘉平」，商曰「清祀」，周曰「大蜡」，秦初曰「臘」，已而爲「嘉平」。漢改爲「臘」。

姑且不論這段三國時期的訓詁專書，向前追敘夏商時代的說法是否正確，至少我們可以確定到了秦代之後，人們大多以「臘」來作爲這一活動的稱呼，「蜡」字則保留給古代的祭名之用。後來，農曆的十二月也因著這場臘祭，而偶以「臘月」來稱呼了。

歲末的嘉年華活動

在中國民間樸實的觀念上，「蜡」除了莊重的祭祀之外，應該也要伴隨著「酬神」的娛樂活動；更進一步地，人們還把「蜡祭」帶入一種「神人同樂」的境界。在《禮記·雜記下》就記載了一段孔子和子貢的對談：

子貢觀於蜡。孔子曰：「賜也，樂乎？」對曰：「一國之人皆若狂。賜未知其樂也。」子曰：「百日之蜡，一日之澤，非爾所知也。張而不弛，文武弗能也。弛而不張，文武弗爲也。一張一弛，文武之道也。」

子貢觀察到蜡祭時「一國之人皆若狂」，可見得在這農閒時刻，人民是以一場盛大的歡宴來迎接這個日子。《漢書·列傳卷三十六》中，引述楊惲所提到的臘日饗宴：「田家作苦，歲時伏臘，烹羊炰羔，斗酒自勞。……奴婢歌者數人，酒後耳熱，仰天拊缶，而呼嗚嗚。……是日也，拂衣而喜，奮袖低昂，頓足起舞。」美食、醇酒、音樂、舞蹈、歌唱，可見得這場盛大歡宴型態，就是秦漢史冊裡常說的「大酺」。

臘的定日

在東漢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中，明確地提到：「臘，冬至後三戌，臘祭百神。」由於中國曆法一向以十一月的「冬至日」爲準，所以「臘日」在秦漢之前都被定在冬至後的第三個「戌日」。換算起來，「臘日」大多落在夏曆的十二月之中。但在漢末到六朝時期的習慣變遷之後，人們已經不再使用干支記日法來訂定節日，而是直指爲某月某日了。

將臘日定在十二月，符合人們在兩漢時期的習慣。但最後決定在「十二月初八」，除了應合著「冬至後三戌」的統計分布結果之外，也有可能是從「蜡八神」的字音啓發，而直接轉成了「臘八」。無論如何，在宗懔的《荆楚歲時記》中已經明確地表示，南朝



梁代把臘日定為「十二月初八」，也就成了後世所稱的「臘八節」了。

臘日的大儺

「臘日」最鮮明的另一項特色，則是當天的逐疫活動——儺。

古時候的各項生活條件和知識的累積，絕對比不上今日的一般水準。所有的古文明都會將身體遭受種種不明原因而造成的疾病，視為「鬼神的作用」所致，因此生活中一定要與不可見的鬼神世界有所交往。這些與鬼神接觸的型態中，在正向的一面，就是求福乞巧；放在對抗的一面，則是驅邪禳災。《禮記》中提到，天子一年之內要舉辦三次驅邪的「儺」。不過就只有在「臘日」這一天不限於宮廷，全國各地都會舉辦盛大的驅逐厲鬼惡靈儀式。

戰國末年成書的《呂氏春秋·季冬》裡記載：

季冬之月，……其帝顓頊。其神玄冥。……命有司大儺，旁磔，出土牛，以送寒氣。

表示在先秦時代人們的觀念中，季冬十二月要舉辦一場「大儺」的逐疫活動。「旁磔」代表要在四門磔狗；即裴駟在《史記集解》中所謂「磔狗邑四門」之意——因為「狗」屬陽性（這也是為何臘日要定在冬至後三「戌」的原因，「戌」即「犬」），而且「牛」象徵五行的中「土」、「土」勝陰性的「水」。因此在城邑四門「磔狗」、製作「土牛」，都是代表鎮壓陰邪寒氣的入侵。

在上古神話傳說的系統中，五帝之一「顓頊」的家族具有其陰暗的一面。在輯錄而出的漢代佚書《漢舊儀》中提到：「顓頊氏有三子，生而亡去為疫鬼。一居江水，是為虐鬼；一居若水，是為魍魎鬼；一居人宮室區隅，善驚人小兒。」顓頊的三個兒子全都早夭，並在各地化為作祟的厲鬼。

在秦漢時期對古代哲思體系的編整之中，把顓頊配成了「北方」、「冬天」的天帝，所以顓頊這三位為害人間的厲鬼兒子，大家自然而然地想要應合天時，定於暮冬的臘日來驅逐他們。《史記·秦本紀》中提到秦惠文王十二年（前326年）「初臘」，所指的應該就是這場在臘日所舉辦的盛大驅邪的儀式。所以我們曉得「臘日大儺」，應是來自於嬴姓秦國的風俗。

漢承秦制。漢代的宮廷也繼承了這種臘日大儺。我們可以在《後漢書·禮儀志》裡看到這段詳細的描述：



先臘一日曰大儺，謂之逐疫。其儀選中黃門子弟，年十歲以上，十二以下，百二十人爲儼子，皆赤幘皂制，執大鼓。方相氏黃金四目，蒙熊皮，玄衣朱裳，執戈揚盾；十二獸有衣毛角；中黃門行之，冗從仆射將之，以逐惡鬼於禁中。……於是中黃門倡，儼子和，曰：「甲作食凶，肺胃食虎，雄伯食魅，騰簡食不祥，攬諸食咎，伯奇食夢，強梁、祖明共食蹀死寄生，委隨食觀，錯斷食臣、窮奇、騰根共食蠱。凡使十二神追惡凶，赫汝軀，拉汝幹，節解汝肉，抽汝肺腸。汝不急去，後者爲糧！」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。歡呼，周遍前後省三過，持炬火，送疫出端門。

「大儺」是由一個人身穿黑衣紅裳、戴上黃色四眼面具的熊皮，稱作主持儺儀的「方相氏」。方相氏的身後，還有十二個人扮演造型各不相同的「十二獸」：甲作、雄伯、強梁、委隨、窮奇……等等；十二獸負責吞盡人間一切的蟲毒厲疫與災害不祥。在挑選出來的一百多位少年童子的追隨下，京城百姓也夾道歡迎這支特殊的「驅邪隊伍」，所到之處都是一片鼓噪喧囂的景象。在豪壯戰鬥閱兵的軍樂聲中，方相氏率領著十二神獸，在宮廷禁中持著火把繞行三巡，最後從端門離去，代表他們已經把一切惡鬼厲疫趕出城外。

「儺文化」屬於人類文化學中常見的研究主題。「儺」的目的自然是爲了禳災逐疫，不過還得藉由黃金四目的「方相氏」——具有神性的「巫者」——作為媒介，來與神鬼作為溝通的橋樑。所以方相氏和十二獸的面具造型，愈恐怖怪異愈能代表祂們與另一世界的交聯能力。

除了宮廷大儺（或稱「國儺」、「天子儺」）之外，中國民間各地在臘日也舉辦著「鄉人儺」。鄉里民間的儺，除了不可或缺的逐疫隊伍遊行之外，通常都還伴隨著雜劇表演、鄉里飲宴等歡樂的活動，也就和前述的「蜡祭歲末歡宴」結合在一起了。

臘八粥

臘日的應景食品是據此節日而命名的「臘八粥」。臘八粥是用五穀雜糧摻入紅棗而熬煮成粥的食品。

相傳臘八粥的起源，是爲了紀念釋迦牟尼在臘



臘八粥材料，摘自美味中國官方網站



八日悟道成佛。南朝梁代的釋僧佑所作的《釋迦譜》，提到悉達多太子（釋迦牟尼佛）悟道之前的一段故事：

爾時太子心自念言：「我今日食一麻一米，乃至七日食一麻米，身形消瘦，有若枯木。修於苦行，垂滿六年，不得解脫，故知非道。……今我若復以此羸身而取道者，彼諸外道當言，自餓是般涅槃因。……」作是念已，即從座起，至尼連禪河，入水洗浴。洗浴既畢，身體羸瘦，不能自出。……時彼林有一牧牛女人，名難陀波羅。……即取乳麋至太子所，頭面禮足，而以奉上。……太子即復，作如是言：「我爲成熟一切眾生，故食此食。」

當時印度各種修練派別繁多，處於「百家爭鳴」的狀態。悉達多太子原本遵循苦修派的方式修道，卻發現把自己餓到骨瘦如柴，絕對不是合於中庸正道的作法。他還擔心經由極端之途而修得的正果，將使得眾人誤會「苦修」才是必要的法門，於是接受了牧牛女所供養的「乳麋」。「乳麋」是一種將穀米摻入牛羊乳中攪拌成的濃稠食品。藉乳麋而恢復體力的太子，在禪定中證得了菩薩道：

爾時菩薩，以慈心力，於二月七日，夜降伏魔，已放大光明，即便入定，思惟真諦。……爾時如來，於七日中，一心思惟。觀於樹王，而自念言：「我在此處盡一切漏，所作已竟，本願成滿。」

太子從二月七日進入禪定，在菩提樹下經過七日禪觀，終於悟道成佛。換算起來，釋迦牟尼證道之日應該是「二月十四」或「二月十五」，不太可能和中國傳統的「臘日」合在一起。

最早記載佛陀在臘月初八接受牧女進粥一事，是來自於唐末五代的《敦煌變文》。在《八相變》中，述說了同一件故事：

太子一從守道，行滿六年。當臘月八日之時，下山於熙連河沐浴，爲久專懇行，身力全無，唯殘骨筋，體尤困頓，河中洗濯，浣膩潔清，既欲出來，不能攀岸。……逢姊妹二人……田中牧牛，常遊野陌，每將乳粥，供養樹神。偶見世尊，回特獻奉。……遂往金剛座上，獨稱三界之尊。

到了宋代，「臘八粥」與佛教的專屬關係已經確立。北宋孟元老所著的《東京夢華錄》中提到：「十二月……初八日……諸大寺作浴佛會，並送七寶五味粥與門徒，謂之『臘八粥』。」而南宋吳自牧的《夢粱錄》也記載：「大刹等寺，俱設五味粥，名曰『臘八粥』；亦設紅糟，以麩乳諸果筍芋爲之，供僧，或饋送檀施、貴宅等家。」可見得臘八粥是當時佛教寺院，在臘八這天送予教徒或救濟大眾的應景食品。

不過，若把時間回溯到了南北朝，我們在《荊楚歲時記》的本文中發現類似的食品記載：「冬至日，量日影，作赤豆粥以禳疫。」

這表示在魏晉時代，人們有在冬至日吃「紅豆粥」來驅疫的作法；可見得冬天吃特製的粥食，是中國自古流傳的節俗。到了唐代，一般人在冬至已經不吃粥，而是改吃餛飩（抄手、雲吞）了。隨著時代演變，到了宋朝，中國佛教寺院借自冬至的紅豆粥，重新創造出新的習俗，用「七寶五味粥」來代表牧女所獻的「乳麋」，藉以紀念悉達多太子的悟道成佛。

臘八節的式微

總歸說來，「臘八」可以追溯到上古中國的農閒活動，它的重要元素包含三項：祭農神、饗宴和儺。但蜡祭農業八神似乎早已失傳，兩漢史冊見不到具體的記載，而其精神改以「立春」的大型郊祭來取代。

隨著時代對斯文禮俗的要求，「宮廷儺」在唐宋之後逐漸改用精緻的宗教外貌重新包裝，依附到了顯密佛教與道教的法會之上；而且重點都擺在了「祈福」，「驅邪打鬼」的字眼隱而未現。而民間的「鄉人儺」中，「方相氏」也被後起的「食鬼鍾馗」給取代，日子也不再固定於臘月八日了。但儺的精神由後起的民間俗神信仰給繼承了下來，經過改造，把原本戴上猙獰面具的方相氏與逐鬼十二獸，改為套頭的大型鬼神塑像，成了今日的迎神賽會、城隍出巡等等活動裡頭，那支最鮮明特出的隊伍。

隨著中國農曆除夕與春節的逐漸興起，原本季冬的臘日歡樂飲宴、合家聚餐、祭祖先、貼門神驅邪等等活動，全都轉移到了「正月春節」這一連串的長假之中了。

除了北方依然還有吃「臘八粥」的習俗之外，古代的臘八節活動，到今天已經全部解體，改換面貌而併到其它日子裡去了。友聲

林俊光學長小檔案：

學歷：交通大學物理所碩士 1996 年

現職：園區半導體公司課長

個人網站：<http://www.tglin.idv.tw/>

最新得獎榮譽：獲得 2009 年「倪匡科幻獎」徵文比賽佳作